信陽子卓錄

信陽子卓録卷三

及門諸子較

存省

朱子曰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

敬以直内戒愼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内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爲而理有不得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爲氣所掩終不能

長久開通所謂爲學者正欲變此不美之氣質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莫能致也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纔知覺即遏絶之必使念念皆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間斷也

敬爲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

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乎人心動靜之際人倫日用之間詩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即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事天之道庶乎盡之若夫聖人純亦不已則固與天為一矣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貌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個敬底樣子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之說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爲喻即是孔子見賓承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銘又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惺惺不昧是敬之無間斷處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該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體湛然純一亦敬也

靜中萬理具備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總是一物

心有生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

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

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麁厲之氣

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箇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持敬而無間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

敬是方做工夫誠即是已成就處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為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恣縱妄為偃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

罹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君子則不然凡百恐
懼修省惟義自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盖
有所不計也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禮義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
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程子曰古之爲學專養性情蓋性者仁義禮智乃道
之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用故養性
情即學道也
易有修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

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誡孔孟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修德之切要所當服膺而弗失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行不及言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夷考其生平之所為不及古人者多矣豈不可恥吾輩所當深戒

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為氣主神動

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

而津生哀心動而涙生媿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

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驗地六成之如上天同

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隂地數也凡雨露之

點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隂玄精石皆六稜

是其證也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

中虛於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

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爲心腎在坎言心亨又爲心

病於木亦爲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

彖傳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
先儒云天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
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
其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雙夾底
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
坎為心離亦為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
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為耳離亦為耳
鼎黃耳噬嗑上九滅耳象傳曰聰不明也聽之不
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艮三爻厲薰心即心病
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

恐則甚於憂故爲加憂訟之有孚窒惕中即加憂也加憂即心病也艮之厲薰心以互體有坎也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爲血卦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爲劑且言此藥非爲虛損易中坎爲耳痛是經中已著病症矣餌之竟愈愚謂深明於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爲醫矣

或問坎爲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孚則心

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孚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飢渴害心者也爲心之茅塞者也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噫盡矣

朱子說顏子不改其樂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把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曹氏端曰顏子所樂者仁也

顏子三月不違仁故貧窶不改其樂利仁之事也孔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安仁

之事也
喜氣爲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程正叔曰忠者天下之公理恕所以行之也忠天道也恕人道也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二語爲入門工夫愚謂惟精惟一爲執中工夫精則擇之明一則

守之固

王守仁曰君子之於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王守仁答倫彥式書云心無動靜者也靜以言其體動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焉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

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
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
起伏相循而無窮矣故從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欲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
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
謂也是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
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周瑛云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
之達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其餘為學皆由博以
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

本可得一本既得則萬殊可貫矣言其功程次第

始學之初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

敬則心有聰明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

錢一本曰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明中有許多

亂色姦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須細細

查考自然日日長進

陳茂烈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顔曾顔子克已曾子日

省學聖之法也

許魯齋曰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葉茂才曰心無偏主雖愚必明心有繫累雖智必昏

門人問易道陰陽詩道性情一乎二乎曰一也陰陽理而草木蕃無言之詩也性情調而位育臻無體之易也

余按孔子毋意必固我誠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願學孔子者也

聖人人倫之至能盡其性也老安少懷友信能盡人之性也鳥獸魚鼈咸若能盡物之性也

信陽子卓錄卷三

信陽子卓録卷四

及門諸子較

修己

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不一其内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内静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内外交養動静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又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此修身之要也又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虚實則事無大小

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爭辨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又曰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爲甚

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關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閒乎其中其相去日益遠矣夫爲其事必有其功有其實則名自附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爲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至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從而求之乎茍此心日逐逐於利

名而談道德以爲觀聽之美殆難免乎謝上蔡鸚鵡之譏矣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學術不造乎高明正大則所就之事業卑陋可知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

呂東萊述伊川之言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西山眞氏曰學所以治性情者也漢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故聰明疏達者戒其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先儒有言曰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為不善讀矣

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孔明盡忠於季漢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為姦於唐而胡椒至八百石由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姦

臣之分矣

程子明道曰盡天理便是易孟子有言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易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吳澄云人之處事其心危懼則可保平康其心忽易則必致傾覆理有必至若或使之云爾首篇易知之易敬勝怠而其心易直也使傾之易怠勝敬而其心忽易也字雖同而其意正相反

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無咎雷氏思曰大過之世剛

得位得中然後可以過越而濟之初六以柔在下豈能有爲而拯弱扶衰乎當避難全身而已夫置器者苟措於地則安而無傷矣猶恐其傷也用茅以藉之則安之甚而慎之至也茅之爲物潔白柔順猶之避難也苟遯於世則可矣然非潔白則有同俗之汙非柔順則有違世之害必潔白以治己柔順以隨時所謂危行言遜和而不同之道也以此而往何咎之有哉

歐陽永叔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

子修己治人之術

讀書錄曰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大抵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爲學之日

按羅古今囊括千載可言學矣而長於積聚短於剪裁才不足也馳騁上下飈發雷擊可言才矣而是非或謬持論靡當識不足也三者之中識其最難乎學成於人才與識乃得之天授者也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真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涕流卑屈苟賤之態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鴻苞云古英雄之成大事在計畫靈變算無遺策舉事萬全物莫能難孔明高卧隆中講澹泊寧靜之學固以培其神識養其靈機及出爲劉氏馳驅神算雄略所向無前而其心愈以冲寂一則曰謹慎二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心體之所以無累

而靈明之所以益充當時知謀算畫之士誰能出其範圍乎忠誠格天則神鬼聽命忠誠感人則智勇奔走若以智籠人則智於我者勝以勇降人則勇於我者勝我一人之識見手足所運用能幾何然是神識非臨時可以卒辦在平居之培養有素也父母妻子之間飲食起居之際暗室屋漏之地嬉戲顰笑之微皆不可不慎也孔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神定則氣充氣充則神愈王何以養我神氣曰寡欲而已矣欲豈特飲食男女哉凡人情感於外而動於

中一有所貪戀皆欲也欲心一萌精氣洩耗方寸靈光之地已障蔽不徹擾動不寧有道之士智以養恬恬以養智氣充神王何事不了出可以拯物匡時入可以保身立命士何可不聞道哉

夫道欲隄乎隄在則止止則清隄決則流流則濁故隄勿可撤也恒物之情何有紀極即以見在論之沈湎麴蘖躭溺聲色心荒意蕩神惑體疲何勝厭苦寡欲少嗜焚香齋居氣調而體舒神澂而志朗豈不美哉

董子繁露曰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

不智而辨慧儇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輔其邪狂之心而僣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也

邵子曰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注云道者天理之公也休戚者人情之私也天下事苟任天理之公則吉凶以正動靜無不利得喪以命居處無非安何休戚能累其心之有

輿中讀程書解使驕且吝謂驕氣盈吝氣歉子繹之曰氣盈則量狹不能休休以容天下之才氣歉則識淺不能推解故嗇天下之財

易解不歷艱貞則其識不深不受屈抑則其氣不定
予持此以觀古聖賢豪傑大略如是
讀易革卦解曰黃革元鞏於初豹文安蔚於終所謂
有不爲而後有爲也合即鹿無虞之象觀之遵養
時晦之義大矣哉
讀易說解容貌溫厚望之而怒消辭氣和平聽之而
忿釋令人猛省
讀易解引白香山詩云只有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
覆虛舟悟柔道勝人之義讀既濟曳其輪濡其尾
則知任天下之事在乎剛明剛不足則不能行故

象曳輪明不足則見不定故象狐濡尾
顧璘曰好辯以招尤不若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
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
呈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同流滔滔而立砥柱不易之操嚴霜凜凜而有和順
温厚之氣
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
爲鏡可以明得失保此三鏡以防己過
韻書望之如木雞則其德全矣謂其無虛憍氣也
唐順之與楊繼盛語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

百鍊金喜其知智深勇沈之理爲之迴環咀味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
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衣表中庸疏曰有一毫依回處便是流有一些黏帶
處便是倚又云子臣弟友之事聖人說未能不是
謙辭實落見得有難盡處謂之庸德之行須是從
心上行將出來不本諸眞心而强飾於外徒使人
作僞耳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知有餘
許魯齋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已的有不由
自已的由自已的有義在不由自已的有命在歸

於義命而已

見事貴於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别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矣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為其所累矣

以已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分外之事不可一毫與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
寬以待下敬以處事立身居官之七要

剛以任道可有也剛以凌物不可有也柔而喪氣可
無也柔而蓀和不可無也

人之氣貴乎剛却怕粗氣剛則才大氣粗則才踈才
大而踈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
則才德全矣

爲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二
者相濟始克有成往往見貪饕之徒相執謙下不

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擧動其奸故爲此側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爲賢則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無可誰何與人議論稍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强人惡其拂已以爲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佞之態修其在已人豈得而是非之也

人有才氣者老而不見用皆汨沒萎弱不及少年此無學問充養之功聖賢則老而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孔子示人以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非若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
王世貞説部曰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
天失身之謂無後
湯顯祖曰虎以懆虧龍以靜全花以上披根以下存
名不可以多取行不可以累危
屠緯眞理推云謂材者必福則蘭以香薰膏以油焚
謂材者必禍則葵以智衞足輔果以智免患謂不
材者必福則馬以老棄鳫以不鳴殺謂不材者必
禍則櫟社之木以朽全其天年魯人之子以瞽免
於兵難均一中立也里克則殺身馮道則蒙福均

一矯勁也孔融構難高允獲全闔閭備齊不謂難
起於越始皇防胡豈知禍生於亥古人云天下之
變無窮智不能防勇不能挽君子安義命而已
厲利劒者必以鈍砥擊堅鐘者必以濡木書剛紙者
必以柔翰輔強轂者必以弱輻
屠長卿曰力田投種豐凶則聽之天時體道修身禍
福則付之命運不力田而希逢年不修身而圖倖
福無是理矣
閱江陵集引韓子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
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余讀而歎曰道

義之心不可以不熱富貴之念不可以不澹

英雄豪傑皆才氣用事未嘗養之以學往往不勝技癢曲牽於應世之跡而輕試其所長朱子謂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中得來則學識兼到審機觀變時措咸宜如夫子所稱智者勇者則豪傑而聖賢者也

于孔兼曰士君子能於群譏衆詆時立得脚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禄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概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澹泊冷寂時無歆羨

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

表表中庸疏意云默足以容不但我忘人須人亦忘我始得苟能心未化雖默亦不足以容熈熈于于渾渾樸樸入獸不亂群入馬不亂行此聖人默容之境也此皆由德性問學來豈易能者

昔鴟鴞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今之鐘鈕是也次曰鴟吻好望以飾屋今之吻頭是也次曰蚣蝮好飲即今牑口所置是也

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性情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

宣被股肱邦之光也

張忠定別寇萊公曰讀霍光傳否曰未也萊公歸讀其傳至不學無術笑曰張公謂我矣

袁表曰中庸一書前後照應周密完備如在上位不陵下欲其不侵人也居上不驕又欲其不失己也在下位不援上欲其不附上也爲下不倍又欲其從乎上矣不變塞焉謂不變所守也言足以興又欲其以所守而行之矣至死不變謂雖死無傷也默足以容又不欲其死矣横說竪說極是周匝

張南軒曰易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

其在我而已

程子曰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蓋人能仁必實仁自足以得親義必實義自足以得君禮必實禮自足以事長智必實智自足以治人信必實信自足以得友如是而不得者命也亦何責人之有若在己者皆不能盡一有不得即懷責人之心是豈君子之道哉故學至於不責人則其學進矣

行有不得反之於己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已何與焉使行之非亟當改之不可執其非以求勝於人也

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史記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曰君子目以處誼足以步目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後二年晉人殺厲公

漢田蚡劾灌夫罵坐不敬又摭其私事論棄市讀史至此毛髮皆寒蚡景帝王太后母弟挾外戚勢驕

貴一時灌夫漢將軍習見蚡賤時侍酒竇嬰所跪起如子姓一旦貴幸意頗不足故杯酒間機鋒釀爲戈矛蚡遂搆訟激怒太后必殺夫而後已何其毒哉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可爲三復

漢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鄰里共止之固請吉令還婦里中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王吉可謂知愼小謹微之意

丙吉全曾孫病已於郡獄風霍光迎立是爲宣帝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絶

口不道前恩

唐郭元振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由是觀之祿逮其親古人所難愛日之誠其可緩乎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修預防而德乃進

太公龍韜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知太公一生作用在此

程子曰始比不以正隙於終者多矣讀易至此當謹識之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

人居則不正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

與之合

信陽子卓録卷四

信陽子卓録卷五

及門諸子較

治人 君道

朱子曰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多是事事不管却壞了這寬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閙然成擾卒未已也

自古國家傾覆之由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患起於飢餓是以先王之於民也備之於未荒之前救之

於方荒之際又養之於已荒之餘誠以禮義生於富足一旦飢餓切身民無倚賴遂至越禮犯分非獨慮其身之不能存亦慮其心之或以蕩也是以豐登有餘之日恒爲荒歉不足之憂此無他天生人君爲生民主必體天心以安民生然後可保其位也先事之備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百穀收成將民間有無成熟分數申達即劉晏設諸道知院官趙抃越州備荒之意也臨事而救之之術如宋仁宗災所被之處必發倉賑貸散利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

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薄征）休力役罷科率（弛役）薄關市之征（去幾）弛山澤之禁（舍禁）不能自存者官為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為瘞埋（敎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神更索比緩刑更仁即周禮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之意如此則不必云除盜賊）至於養之於既荒之餘朱子未有善策古之救荒者亦未有術也

陸宣公曰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太宗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唐代宗時劉晏理財使有司每旬月具州縣豐歉狀貴糴賤糶始見不稔之端先行蠲免救助應民之

急不待其困敝流亡餓殍然後賑之由是民安居業戶口蕃息

宋趙抃在越州備荒之政為世所稱見旱勢之方熾知歲事之必歉前民未飢已為濟飢之備

司馬溫公曰漢高祖論相以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李德裕曰帝王之於英傑當御之以氣結之以恩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為用黥布歸漢高帝方

踞牀洗足名布入見布悔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厠見衛青先主與關張同臥起而稠人廣衆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雄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詞足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肺肝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跣召之不為薄矣

張居正謂唐太宗以天下刺史姓名書於屏風坐臥觀覽宣宗知涇陽令李行言賢書其名於殿柱不次擢用如此則人主固知臣下之賢否臣子亦怵

名在帝座得以循名核實賢者知所勸而爲善不肖者知所畏而不敢爲非

胡居正云論治須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材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上德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訪民隱以施勸懲黜陟者監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刑政均賦役理寃訟者有司之體也

汲黯對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魏徵曰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由好惡惡不懲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噫徵嘗勸太宗行仁義此即行仁義之用歟舜舉元凱流四凶而天下治大學論治平歸於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之所以興也賞罰為人主之大權所以奔走天下風示海內震懾人心全在乎此若好惡顛倒一家不能齊況天下乎

魏徵告太宗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

舜闢四門明目達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故從來姦臣惑主未有不壅蔽其耳目能兼聽則不得壅蔽而下情達矣

馬周對唐太宗言天下以人為本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為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百姓未安治在於此史稱其機辨明鋭動中事會良有以也

明宣廟下蘇州等處減租令作詩曰官租頗繁重在

昔蓋有因（張士誠田沒入官以私租之額作官稅）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胼作既勞勤輸納亦苦辛（每畝徵秋至一石）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可循下詔減什三（每畝一石減去三斗）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嘉靖二十六年嘉興太守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效之自官田至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五升通為一則）

勝國之滅由神宗身不親政信任匪人武備廢弛事機叢脞延及懷宗雖有有為之姿而無忠幹之臣文官愛錢武將惜命不亡何待宋明同一覆轍也

聖人與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人君內非中弗思外非中弗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訢合絪緼積爲壽蓄爲富舒爲康寧斂爲攸好德益爲考終命其羨者則融爲甘露凝爲慶雲垂爲德星散爲景風流爲醴泉六氣協乎時七曜順乎軌迨於巢穴羽毛之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氣所致也

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盈滿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戒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

許魯齋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修既立之後謹守弗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失倫遽施於下有不

可行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人無自而入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揺矣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帝王治天下德爲本政爲具刑以輔之詩書稱堯曰克明峻德舜曰玄德禹曰祗德湯曰懋德一德文王純亦不已武王維皇之極此皆以德言也德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帝王推此理以化天下又

建制王政以匡正之如此而不從者乃有刑以治

蓋為治本末先後具舉有序所以天下無不化之

民後世本有未盡而專恃刑政之末所以治不古

若也與

謂之王者自念慮身心刑于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

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内外隱顯遠近之間也

程子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謂之霸者形諸念

慮身心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則假夫仁

義之名其内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此王

霸誠偽之所以不同也與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置立法其末也

爲政通下情爲急集衆人之耳目爲一己之耳目方可

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敎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

余觀創業之主生長民間身經百鍊人情世故何所不曉至踐祚臨下又日與臣民親接所以立法創制察休戚之本洞治亂之源師古宜今永垂鴻範後王承統漸以驕盈而近侍小人喜於自便稍立尊貴之體峻上下之防然漢唐宋間猶未甚隔絶小臣庶僚亦得與人主竟日面談盡吐胸臆其時君臣相與親密尚爾藹然近世相距益遠人主臨朝君臣咫尺邈若山河即近侍進講掇拾老儒數語背記面誦以塞故事此外不敢獻替一言而群臣章奏又多忌諱莫有盡言者下情何由上達上

德何由下宣乎是在神聖之主洞察宿獘虛懷博訪數接忠賢平臺便殿之名對公卿百官皆得目覩天顔耳聞天語而仰申其說於至尊之前經術古今之外閒談世務廟謨邊計之外遂及民情堂陛君臣家人父子無事不聞無隱不達如是而君何憂不堯舜治何患不唐虞至唐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尤爲千古卓絶宰相欲行壅蔽諫官得而發覺之宰相議論不當諫官得而駁正之諫官中有挾私陰附妄言亂政者又有銓曹之進退在如此則雖有斯高之姦不得面欺擅權九重四海精

神流貫血脈交通國家綦隆之福可坐而致也

聖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

收拾人望鎮厭物情存乎豁達協應天人孚格遠近存乎信義得人死力緩急不負存乎仁恕群下嚴憚不敢輕侮存乎剛毅審擇利害權衡去就存乎明智赴機應猝風雨激矢存乎果斷慮變防微罔召戎首存乎精密博采物議不敢自用存乎虛明

古之人圖事揆策未有不得此以成失此以敗者當事者不豁達簡易削去邊幅恐無以得豪傑之心過於坦率無備泛愛不疑又恐生意外之變是故度量不可不寬隄防不可不密

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

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

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
士務於求賢設四輔以自佐有英俊以治官尊其
位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
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
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不下堂而天下治
此使能之效也

夫爲政有體張弛寬嚴之間不可不酌量也寬非柔
靡之謂敦大醇厚也嚴非操切之謂精明整頓也
茲二者常相爲用也天地間太和元氣盎然流行
造化得之以久長人物得之以化育治天下者不

務敦大醇厚而急於紋繩峻於束濕刻削天地之元氣而人物將不堪命於是乎貴用寬寬而或無節簡事而流於廢弛愛人而傷於姑息天下玩焉於是貴用嚴肅之紀綱申之法度令天下懾服而不敢肆而後吾慈愛之心得以宣布人物相生相養各得其所寬仁之用也嚴義之用也義所以成仁也天地之於草木春生之後繼以秋殺根本堅固而來春生意茂盛其殺之也乃所以生之也古人以嚴治國蓋滿腔盎然盡寬仁慈愛之意

殷宗中興必資良弼周文創業亦待飛熊漢高以三

傑與劉光武以雲臺舊迹後主庸材孔明在則討賊恢基孔明亡則巴蜀不保苻堅雄傑王猛在則橫行中原王猛亡則國奪身死人材之關係於國家大矣明主所以急任賢也

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辟如良玉委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貞何難識也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群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

明實錄吳元年七月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以下文綺絹羅夏布及道里盤費各有差上曰

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

洪武十年正月甲辰上諭中書省曰官員聽選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貲斧空乏假貸於人甚至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盤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服則遠來示

威必先大者大懾則小懼

欲人不違己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

賢者事君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善承主意始若無害終實妨賢病國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而去讒佞

張嘉貞對明皇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歿向使用少晚則無及矣陛下不以臣不肖必欲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語云人才及其鋒而用之即此義也

魏徵言於唐太宗曰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納之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嘗親録囚閲死罪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至太宗以其誠信悉原之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唐元宗初即位勵精政事嘗自選守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由是觀之安天下以得人為本

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知愚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

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言明白透徹書稱堯之知人本於克明俊德中庸稱舜之揚善本於大知江充離間父子由漢武之不知人耳

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

信陽子卓録卷五